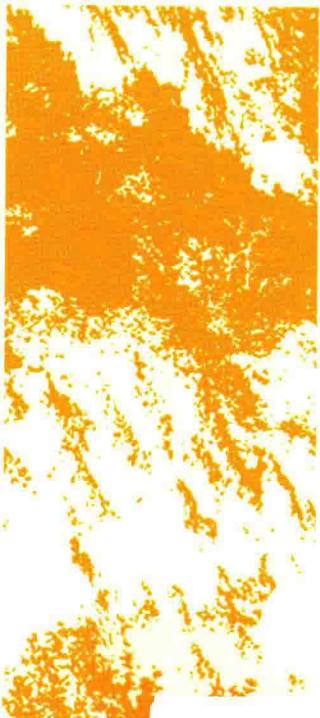


SHAN XIANG



许地山著

山响



笑 / 三迁

香 / 愿

山响 / 爱的痛苦

信仰的哀伤

暗途 / 你为什么不来

难解决的问题

爱就是刑罚 / 鬼赞

花香雾气中的梦

美的牢狱 / 光的死

桥边 / 头发

处女的恐怖 / 面具

英雄造时势 / 时势造英雄

女子的服饰 / 老鸦嘴

山 响

许地山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响 / 许地山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218 - 3

I. ①山… II. ①许…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8568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15.75 字数：17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蛇	1
笑	2
三迁	4
香	6
愿	7
山响	9
愚妇人	10
蜜蜂和农人	12
“小俄罗斯”的兵	14
爱的痛苦	15
信仰的哀伤	17
暗途	19
你为什么不来	21
海	23
梨花	24
难解决的问题	25
爱就是刑罚	27

债	29
暾将出兮东方	32
鬼赞	34
万物之母	36
春的林野	39
花香雾气中的梦	41
荼靡	44
银翎的使命	47
美的牢狱	50
补破衣的老妇人	52
光的死	54
再会	56
桥边	59
头发	61
疲倦的母亲	63
处女的恐怖	65
我想	68
乡曲的狂言	70
生	73
公理战胜	74
面具	76
落花生	77
别话	79
爱流汐涨	82
无法投递之邮件	85
无法投递之邮件(续)	101
海世间	105
海角的孤星	108

今天	113
青年节对青年讲话	116
“七七”感言	122
一封公开的信	125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129
论“反新式风花雪月”	134
《落华生舌》弁言	138
《解放者》弁言	139
序《野鸽的话》	141
《硬汉》序	145
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	147
女子的服饰	151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	156
我的童年	170
牛津的书虫	174
老鸦咀	177
旅印家书	180
窥园先生诗传	206
谈《菜根谭》	218
桃金娘	220
上景山	229
先农坛	233
忆卢沟桥	236

蛇

在高可触天的桄榔树下，我坐在一条石凳上，动也不动一下。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根上，动也不动一下。多会儿让我看见它，我就害怕得很，飞似的离开那里；蛇也和飞箭一样，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来，告诉妻子说：“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

“什么缘故？”

“我在树林见了一条毒蛇，一看见它，我就速速跑回来；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它，还是它怕我？”

妻子说：“若你不走，谁也不怕谁。在你眼中，它是毒蛇；在它眼中，你比它更毒呢。”

但我心里想着，要两方互相惧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胆一点儿，不是它伤了我，便是我伤了它。

笑

我从远地冒着雨回来，因为我妻子心爱的一样东西让我找着了，我得带回来给她。

一进门，小丫头为我收下雨具，老妈子也借故出去了。我对妻子说：“相离好几天，你闷得慌吗？……呀，香得很！这是从哪里来的？”

“窗棂下不是有一盆素兰吗？”

我回头看，几箭兰花在一个汝窑钵上开着。我说：“这盆花多会儿移进来的？这么大雨天，还能开得那么好，真是难得啊！……可是我总不信那些花有如此的香气。”

我们并肩坐在一张紫檀榻上，我还往下问：“良人，到底是兰花的香，是你的香？”

“到底是兰花的香，是你的香？让我闻一闻。”她说时，亲了我一下。小丫头看见了，掩着嘴笑，翻身揭开帘子，要往外走。

“玉耀，玉耀，回来。”小丫头不敢不回来，但，仍然抿着嘴笑。

“你笑什么？”

“我没有笑什么。”

我为她们排解说：“你明知道她笑什么，又何必问她呢，饶了她吧。”

妻子对小丫头说：“不许到外头瞎说。去吧，到园里给我摘些瑞香来。”小丫头抿着嘴出去了。

三 迁

花嫂子着了魔了！她只有一个孩子，舍不得教他入学。她说：“阿同的父亲是因为念书念死的。”

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的小伙伴玩，城市中应有的游戏，他们都玩过。他们最喜欢学警察、人犯、老爷、财主、乞丐。阿同常要做人犯，被人用绳子捆起来，带到老爷跟前挨打。

一天，给花嫂子看见了，说：“这还了得！孩子要学坏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着孩子到村庄里住。孩子整天在阡陌间和他的小伙伴玩，村庄里应有的游戏，他们都玩过。他们最喜欢做牛、马、牧童、肥猪、公鸡。阿同常要做牛，被人牵着骑着，鞭着他学耕田。

一天，又给花嫂子看见了，就说：“这还了得！孩子要变畜生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孩子到深山的洞里住。孩子整天在悬崖断谷间和他的小伙伴玩。他的小伙伴就是小生番、小猕猴、大鹿、长尾三娘、大蛱蝶。他最爱学鹿的跳跃，猕猴的攀缘，蛱蝶的飞舞。

有一天，阿同从悬崖上飞下去了。他的同伴小生番来给花嫂子报信，花嫂子说：“他飞下去么？那么，他就有本领了。”呀，花嫂子疯了！

香

妻子说：“良人，你不是爱闻香么？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沉香线，现在已经寄到了。”她说着，便抽出妆台的抽屉，取了一条沉香线，燃着，再插在小宣炉中。

我说：“在香烟缭绕之中，得有清谈。给我说一个生番故事吧。不然，就给我谈佛。”

妻子说：“生番故事，太野了。佛更不必说，我也不说。”

“你就随便说些你所知道的吧，横竖我们都不大懂得。你且说，什么是佛法吧。”

“佛法么？——色，——声，——香，——味，——触，——造作，——思维，都是佛法，唯有爱闻香的爱不是佛法。”

“你又矛盾了！这是什么因明？”

“不明白么？因为你一爱，便成为你的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

愿

南普陀寺里的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不过绿苔多长一些，天涯的淡霞好像给我们一个天晴的信。树林里的虹气，被阳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妻子坐在石上，见我来，就问：“你从哪里来？我等你许久了。”

“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咧。阿琼捡着一个破贝，虽不完全，里面却像藏着珠子的样子。等他来到，我教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

“在这树荫底下坐着，真舒服呀！我们天天到这里来，多么好呢！”

妻说：“你哪里能够……”

“为什么不能？”

“你应当作荫，不应当受荫。”

“你愿我作这样的荫么？”

“这样的荫算什么！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

味，滋養一切世間諸餓渴者；願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萬手，無量數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間等等美善事。”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的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妻子说：“只有调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

我说：“盐的功用，若只在调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山 响

群峰彼此谈得呼呼地响。它们的话语，给我猜着了。

这一峰说：“我们的衣服旧了，该换一换啦。”

那一峰说：“且慢吧，你看，我这衣服好容易从灰白色变成青绿色，又从青绿色变成珊瑚色和黄金色，——质虽是旧的，可是形色还不旧。我们多穿一会儿吧。”

正在商量的时候，它们身上穿的，都出声哀求说：“饶了我们，让我们歇歇吧。我们的形态都变尽了，再不能为你们争体面了。”

“去吧，去吧，不穿你们也算不得什么。横竖不久我们又有新的穿。”群峰都出着气这样说。说完之后，那红的、黄的彩衣就陆续褪下来。

我们都是天衣，那不可思议的灵，不晓得甚时要把我们穿着得非常破烂，才把我们收入天橱。愿它多用一点气力，及时用我们，使我们得以早早休息。

愚妇人

从深山伸出一条蜿蜒的路，窄而且崎岖。一个樵夫在那里走着，一面唱：

鸽鵠，鸽鵠，来年莫再鸣！

鸽鵠一鸣草又生。

草木青青不过一百数十日，

到头来，又是樵夫担上薪。

鸽鵠，鸽鵠，来年莫再鸣！

鸽鵠一鸣虫又生。

百虫生来不过一百数十日，

到头来，又要纷纷扑红灯。

鸽鵠，鸽鵠，来年莫再鸣！

.....

他唱时，软和的晚烟已随他的脚步把那小路封起来了，他还 要往下唱，猛然看见一个健壮的老妇人坐在溪涧边，对着流水 哭泣。

“你是谁？有什么难过的事？说出来，也许我能帮助你。”

“我么？唉！我……不必问了。”

樵夫心里以为她一定是个要寻短见的人，急急把担卸下，近 前几步，想法子安慰她。他说：“妇人，你有什么难处，请说给 我听，或者我能帮助你。天色不早了，独自一人在山中是很危 险的。”

妇人说：“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难过。自从我父母死后， 我就住在这树林里。我的亲戚和同伴都叫我做石女。”她说到这 里，眼泪就融下来了。往下她的话语就支离得怪难明白。过一 会儿，她才慢慢说：“我……我到这两天才知道石女的意思。”

“知道自己名字的意思，更应当喜欢，为何倒反悲伤起来？”

“我每年看见树林里的果木开花，结实，把种子种在地里， 又生出新果木来；我看我的亲戚、同伴们不上二年就有一个孩 子抱在她们怀里。我想我也要像这样——不上二年就可以抱一个 孩子在怀里。我心里这样说，这样盼望，到如今，六十年了！我 不明白，才打听一下。呀，这一打听，叫我多么难过！我没有抱 孩子的希望了，……然而，我就不能像果木，比不上果木么？”

“哈，哈，哈！”樵夫大笑了，他说，“这正是你的幸运哪！ 抱孩子的人，比你难过得多，你为何不往下再向她们打听一下 呢？我告诉你，不曾怀过胎的妇人是有福的。”

一个路旁素不相识的人所说的话，哪里能够把六十年的希 望——迷梦——立时揭破呢？到现在，她的哭声，在樵夫耳边， 还可以约略地听见。